

“你将是杜甫，我是白居易”

蔡天新

2017年9月3日清晨,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、纽约派诗人领袖约翰·劳伦斯·阿什伯利在纽约哈德逊家中去世,享年90岁。按照英国《卫报》的报道,据他身边的亲人透露,诗人并未患某种不治之症,而是终老自然而亡。生前,阿什伯利几乎赢得了美国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,也曾多年候选诺贝尔文学奖。1976年,他的诗集《凸镜里的自画像》囊括了美国三大诗歌奖——普利策奖、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奖。

1927年7月28日,阿什伯利出生在纽约州的大学城罗切斯特,在安大略湖畔他父亲的果园里长大,他的外公是罗切斯特大学教授,母亲是生物老师,他唯一的弟弟小时候因患白血病去世。阿什伯利在男校迪尔费尔德上学,在那里他读到英国诗人奥登和迪兰·托马斯的作品,开始诗歌创作。他的处女作是两首发表在《诗刊》上的诗作,由一位同学投寄给这家名刊,因为没写明作者,发表时署了这位同学的名字,而作者阿什伯利那时并不知情。

最初,阿什伯利想成为画家,十多岁时每周去罗切斯特的艺术馆上美术课。这一点,也许帮助他日后成为纽约派的中坚。1949年,阿什伯利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,毕业论文写的是奥登,大学期间他与弗兰克·奥

哈拉、罗比特·勃莱、罗伯特·克利莱、肯尼斯·柯克等诗人多有交往,其中阿什伯利、奥哈拉和柯克后来成为纽约派诗人三巨头。毕业后,阿什伯利先是在纽约大学短暂就学,195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,比他大两岁的柯克则获得哥大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四十多年,他和阿什伯利都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。

之后,阿什伯利在纽约做了几年出版社广告文案。1955年他获得耶鲁青年诗人奖,开始崭露头角。他随后成为富布赖特学者,在巴黎工作、生活了十年,柯克则在巴黎和罗马轮流居住过。阿什伯利在从事艺术批评、编辑艺术杂志之余,创作了多部诗集。回纽约以后,一如既往地写作、生活、交友。到了60年代初期,纽约派诗人的名头已经叫响。除了奥哈拉、阿什伯利和柯克,还有詹姆斯·斯凯勒、芭芭拉·格斯特等十多位诗人。其中斯凯勒出生在芝加哥,曾获得1980年普利策诗歌奖,格斯特是纽约书评的创办人,1999年获得弗罗斯特奖章。

说到纽约派,它与旧金山的垮掉派、波士顿的自白派、北卡罗来纳的黑山派,以及新超现实主义、黑人诗歌等等组成美国当代诗歌的万花筒,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诗人。最大的不同是,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

市,也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中心,纽约派有它的气度,除了诗歌,还包括绘画(行动绘画和抽象表现主义)、音乐(爵士和实验音乐)、戏剧(即兴剧,目前开始在中国流行)等等。

在纽约派内部,诗人与诗人、诗人与艺术家,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相互影响、借鉴,这一点很值得“海派文人”学习。例如,斯凯勒与柯克合写过诗歌,与阿什伯利合写过小说,与奥哈拉合作过歌曲,而画家拉利·里弗斯为他们都画过肖像。阿什伯利对约翰·凯奇的机遇音乐有极大的兴趣,他还把画家德·库宁和波洛克中的抽象表现主义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来,波普艺术家安迪·霍尔常来参加诗歌朗诵会,而奥哈拉本人生前担任赫赫有名的纽约现代艺术馆馆长。

奥哈拉比阿什伯利年长一岁,他出生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,在马萨诸塞长大,曾在波士顿学习钢琴。“二战”期间,他在南太平洋和日本服役,在驱逐舰上当声呐兵。复员后他进了哈佛大学,结识阿什伯利、柯克这批诗友。他成了纽约派领袖,把诗人、艺术家团结在身边,却不幸于1966年死于车祸,年仅40岁。记得90年代笔者初访美国时曾想编译一本美国当代诗选,给柯克写过信,他回复无偿授权,并告知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有他

的中文译者,但我不记得有无给阿什伯利去信了。

阿什伯利的诗风往往被批评家认为过于晦涩,几乎是“文字的抽象画”。这是他的独特之处,也是他的知名度难于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原因,相比于口语化、直抒胸臆的“垮掉的一代”,阿什伯利的影响力更多是在诗人、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间。诚如《纽约时报》的悼文所指出的,与其他诗人不同,“阿什伯利只因一件事出名:写诗。”“最重要的是,阿什伯利的诗歌有他的标识性。他自创了一个传统。赞扬某个人,可以套用一句老话:无人能出其右;但是说到阿什伯利,确实无人敢望其项背。”

2013年,笔者曾在纽约参加过“嚎叫诗歌节”,发现“垮掉的一代”在东部影响力正在扩散,或许他们更接地气。事实上,奥哈拉、柯克等人的诗风也与阿什伯利相去甚远。奥哈拉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纽约的街景和底层人物的遭遇,有时采用爵士乐的节奏,开创了反高贵、反文雅的诗风。例如,他有一首冠名《诗》的短诗,写他去看朋友路上,下起了雪和雨,突然传来消息,著名影星拉娜·托纳精神崩溃了,“……突然/开始下雨和雪/你说是下冰雹/冰雹应当打头/所以还是下雪/和下雨……”。

其实,阿什伯利的诗歌也有奥登式

的机智,“议论的发辩/松散了……”,“爱情在短时间里/将一切来去的事物变得模糊”,“时光是一贴乳剂,也许不想长大/对我们来说是最聪明的成熟。”只是,这样的诗句并不多见,一如他内向性格里罕见的冲动。2005年,诗人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被问及他的诗歌语言是否容易解读时,他回答,“哦,有人告诉我它们实在是不知所云。”之后他又说,“这些诗歌要表达的,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隐私,以及我们思维的某些困境。”尽管如此,至少在美国诗坛,“阿什伯利却是迄今为止被模仿得最多的一个诗人”。

在拙编《现代诗110首》蓝卷(三联书店,2014)里,收有阿什伯利的名诗《一些树》,由赵毅衡翻译、张曙光评注;《漫游之诗》(人民文学社,2016)里,收有杨小滨译注的阿什伯利的五首诗歌;在拙著《与伊丽莎白同行》(花城出版社,2007)里曾写到年轻时奥哈拉和阿什伯利的轶事,并引用了前者写给后者的一首诗,“我们将在/风吹拂的高山之上,/相对而坐,互诵新作。/你将是杜甫,我是白居易。”而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代诗歌的赏识,原本以美国西海岸最甚。但愿他们在天国,能够再次成为诗友。

“当今英语诗坛,没有人能够像阿什伯利那样,以诗歌超越时间的沉重审判。”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姆·哈罗德如此评述道。几年前,耶鲁大学英语系主任兰顿·哈默教授这样写道,“过去50年里,没有一个人像阿什伯利那样对美国诗歌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……也没有一位美国诗人拥有阿什伯利那样丰富的词汇,惠特曼没有,庞德也没有。”而哈佛大学斯蒂文·伯特教授则把阿什伯利与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相提并论,称他是“最后一位让一半英语诗人顶礼膜拜,另一半认为不可理喻的诗人。”

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园主人是报人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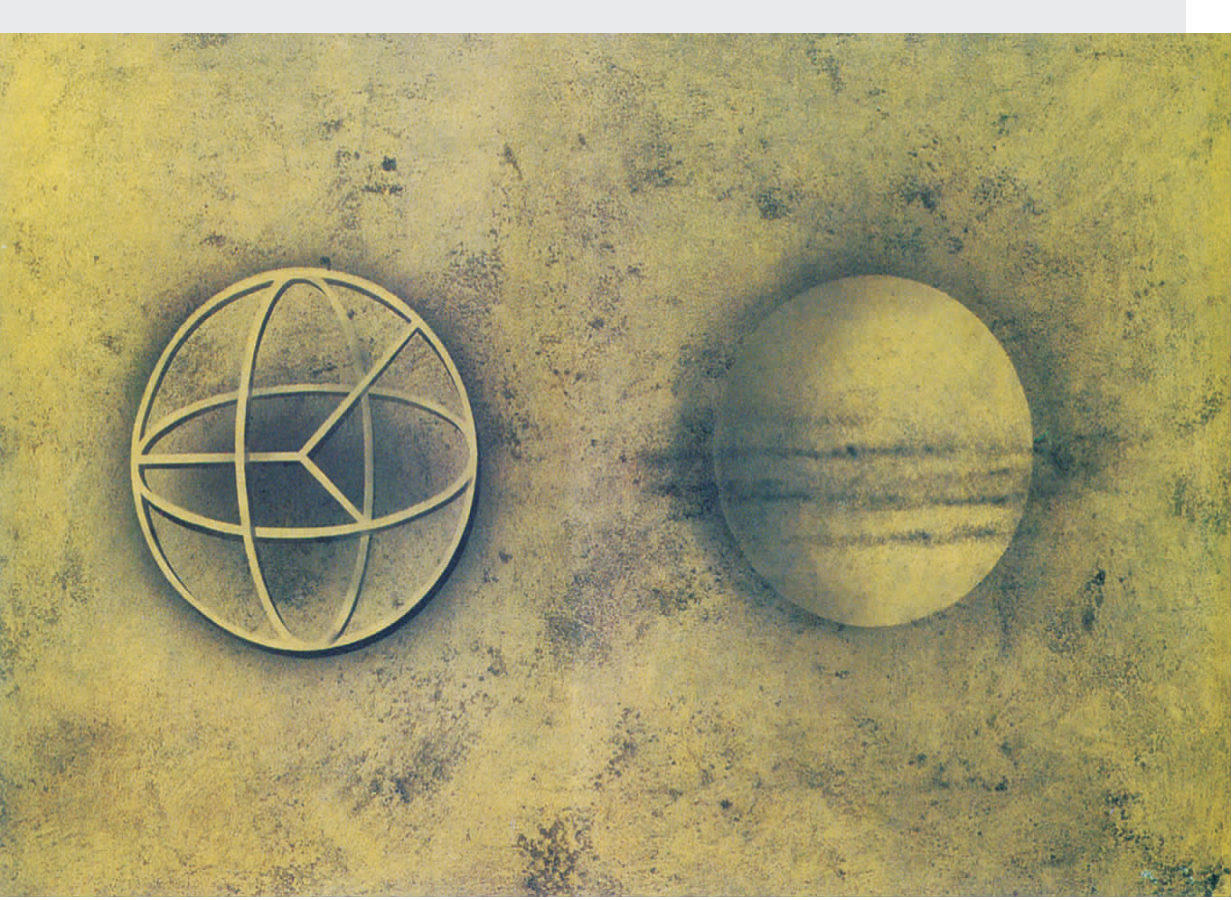
并包租一架飞机当天运送京航版。如此别出心裁,其他报纸望尘莫及。

大型日报,突出体育新闻和社会新闻,就是从黄伯惠开始的。“鸳鸯蝴蝶派”许多代表人物如包天笑、陈冷血、周瘦鹃等,也是在这个时期涌现,并以《时报》副刊《余兴》作为阵地。1931年,巴金“激流三部曲”之一《家》,首先在《时报》上连载。中国有“摄影记者”这一名称也是从《时报》开始。国际摄影大师郎静山就是当年《时报》的第一任摄影记者。《时报》开了先河,引起同行效仿,上海另外两家大报《申报》和《新闻报》也跟进开辟了副刊。黄伯惠每晚都在编辑部商议工作,一再叮嘱体育记者用白话文撰稿。于是,《时报》便白话化了,这也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。

民国二十六年(1937)日军扩大侵华战争,黄伯惠在《时报》显著版面印上“警告”两个大红字,以示抗议。日军占领上海后,驻沪日军监督、审查中国人发行的报刊。《时报》不愿苟存,于1939年9月1日宣告停刊。当时有人要以巨资购买《时报》商标,黄伯惠拒绝。为不便印刷机器落入敌手,毅然拆成零部件转移。黄伯惠喜欢摄影,其作品刊登于许多报刊。1928年,他与郎静山等人组织的“华社”,是我国南方第一个摄影团体。他很有考古眼光,1932年在大金山岛发现印纹陶片,马上拍照撰文公布。1935年派出记者调查,发表《上海境内的汉末陶片》,引起考古界的轰动,成为发现戚家墩文化遗址的前导。

黄伯惠被同行称作“报坛怪杰”和“奇人”。他酷爱新闻事业,毕生孜孜不倦,甘愿把继承的家庭资产都砸进《时报》。精力旺盛的他,日日夜夜扑在报社。他还会修理机器,难得回家一次常常是满身机器油污。夫人对此十分不满,多次闹着离婚,黄伯惠不置可否。后来他在福州路杏花楼粤菜馆举办宴席,祝福夫人30岁生日。当客人散去,他拉着夫人的手,轻轻地说:“你在我身边没有感受到幸福,要求离开,我不是不让你走。我有一个心愿,就是要为你举办一个高兴的酒会。现在,这件事办好了,我们离婚的手续也可以正式签署了。我会一直为你祝福的。”这样的好离好散的安排,让夫人也感到钦佩。1933年,黄伯惠再婚,妻子名孙珪,擅英文、精钢琴,执教于培成母校。再婚的婚礼在徐园举行,婚车的红旗上,婚礼杂工的衣襟上,都有“时报”二字。可见他对这份报纸钟情之至。

黄伯惠由陈毅市长批准于五十年代暗房,在车厢内冲印运动会现场照片。

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细节里的善意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今年五月到北京参加我的一本书

的沙龙活动,与相交近二十年的一位师弟在奥林匹克公园散步闲谈。他刚从宝岛台湾旅行归来,提及的一个细节长久地盘桓在我的记忆之中,每念及就内心充满感动。他说在台中有一次搭乘捷运,他掏出旅行包里的一本马尔克斯的小说闲读,读得入迷,几乎物我两忘,旁边坐着的一位中年男子很好奇地凝视他所读之书,忍不住跟他交流起来,说自己也很喜欢读这位作家的小说。师弟顺口说到自己这次去了好几家书店也没有找到繁体字译本的《异乡客》。中年人说这个译本并不难找,并要了师弟的旅馆地址。几站之后,两人前后下车,各奔东西。当天台中突下大雨,等师弟跟家人夜里刚回到旅馆,民宿的主人就告诉他,有个人穿着雨披骑着摩的来过这个旅馆,很郑重地嘱咐店主将一件包裹得很严实的物品交给他。师弟匆匆拆开,原来就是他到处搜求而不得的《异乡客》,陌路相逢的中年男子还写了一张小纸片,说若还有什么找不到的马尔克斯的书可以打电话给他。人之相交,居然真可以一见如故!师弟长久地被这个日常生活中碰见的陌生人感动,以至于从台湾回来大半年了碰见我还要详细地跟我讲述一遍。我想,这也是台湾给他最初的记忆与善意吧。

人生一世,最让人(或她)有幸福体验和愉悦感的不正是人际之间的友善和关切吗?最能让人感动的是即使这个世界再纷乱和喧嚣,仍旧有一些人以不变应万变,不忘初心,不舍真情,在世俗和流离的人生中秉持着一份安然自足的内心理院,并时时与他人分享。

书店的际遇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

黄 园 主 人 是 报 人 朱 怀 兴